



米螺著

MILUO

WORKS

若待 春风来

If we wait
until the
spring's coming



小说阅读网
校园版白金作者

米螺
暖心之作

重拾了旧日的模样。

他是她的春风，让彼此

幸好，他是他的阳光，

无光的漫漫长夜，

他的世界只剩黯淡

因为那次意外，

一片尘封的冰河，

她的心变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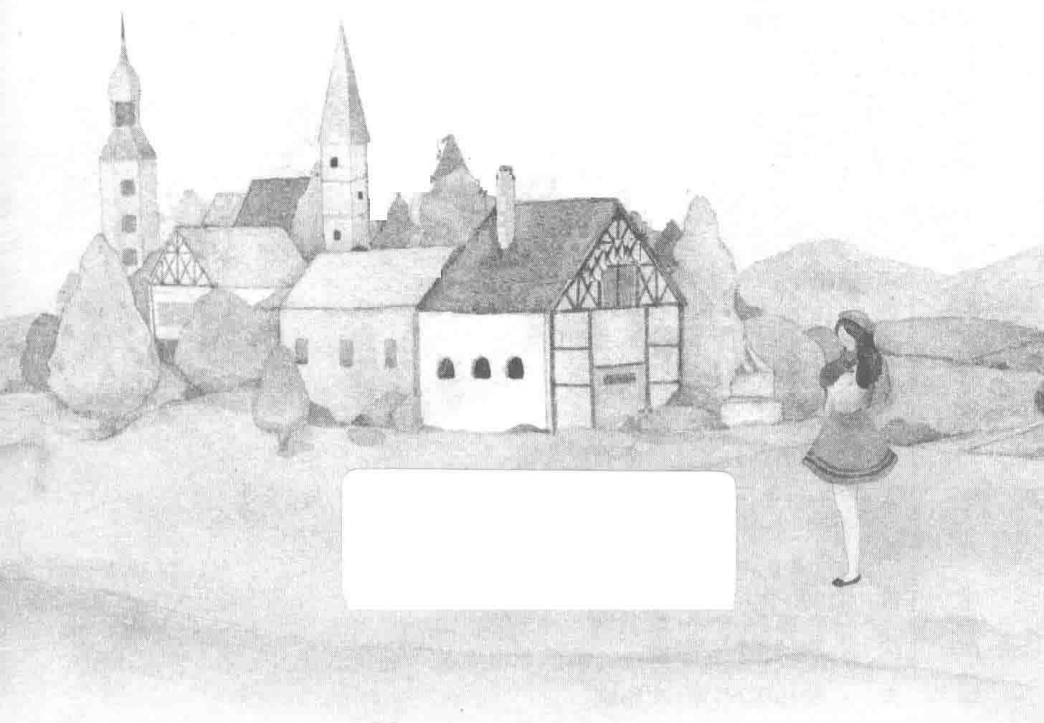
因为那次意外，

北方文艺出版社

原来这世间最美的一见钟情，是在晦暗的时光中，
初逢你的一个笑容，就此念念不忘。

春风来 若待

一米螺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若待春风来 / 米螺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317-3464-2

I. ①若… II. ①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7627号

若待春风来

作 者 / 米 螺

选题策划 / 石 颖 张 静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牟国煜

特约编辑 / 何亚男 张 静

封面设计 / 许 静

封面绘图 / fleurz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1230mm 1/32

印 张 /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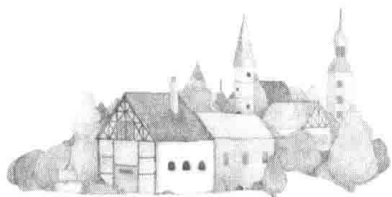
字 数 / 200千

版 次 /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24.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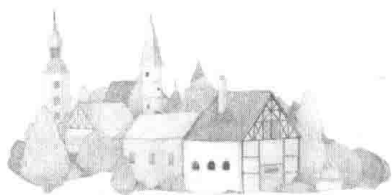
书 号 / ISBN 978-7-5317-3464-2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馅饼与陷阱	001
他为她而来，千山复万水。	
第二章 得罪上司的下场	016
风在树梢鸟在叫，笑笑十年少。	
第三章 回忆太长，一生太短	032
此去经年，两个少年，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	
第四章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046
谁的歌声静了流年，谁的沧海沉了桑田。	
第五章 毕竟曾经许多年	061
当一种温暖，转向另一个胸膛。	
第六章 不问豆蔻，不诉离殇	077
爱一个人，是仁慈与怦然的馈赠。	
第七章 未来还未来	094
泥潭和深渊，都是孤注一掷的救赎。	
第八章 何必风雨萧索	108
我所给予你的，都是我认为最好的。	
第九章 少年心事有还无	120
曾几何时，层叠的是心事，剥开，内里一无所有。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134 | **第十章 最是沧海难为时**
既然未开始，就无须继续。
- 146 | **第十一章 原来山风还未歇**
你能救赎我，亦能治愈我。
- 158 | **第十二章 心防**
那些尘封的过往，是早已腐烂，还是依旧如新？
- 172 | **第十三章 不知道的事**
遇见你，如沐春风，不胜欢喜。
- 195 | **第十四章 我已经不想懂了**
既然未宽宥，请继续决绝。
- 207 | **第十五章 亲密**
你的情之所钟，让我所向披靡。
- 218 | **第十六章 慧极必伤**
聪明的人反而会迟迟才意识到伤害，因为他们总是以为自己刀枪不入。
- 231 | **第十七章 情深不寿**
爱你的人，总会在原地等你。
- 247 | **尾声**

If we wait
untill the
spring's coming



第一章 馅饼与陷阱

他为她而来，千山复万水。

蔚兮从床底下扒出一个锅，不锈钢的，好像是大一军训时领的，掐指一算，果然是年代久远，一翻过来就扑簌簌地往下掉灰。她憋着气拎起来拿到阳台上清洗。

老大正好推门进来，看到在大冬天还卷起袖子奋力刷锅的人，竖起大拇指夸她：“真贤惠。”

蔚兮点点头：“贤惠的人准备下饺子吃。”

老大立刻竖起另一只大拇指：“我喜欢牛肉馅儿的！”

“驳回。”蔚兮把锅擦干净后，指着桌上一袋卖相朴素的速冻水饺，“年关手头紧，就这袋还是早上可爱帮我在超市抢的。”

老大翻着白眼鄙视她：“姑娘，作为T城首富的外甥女，这种没镶金的饺子你都不嫌黏牙吗？”

就饺子镶金的可能性认真思考了片刻后，蔚兮的解释是：“因为镶金的会硌牙。”

结果饺子煮好后，老大一反不屑的态度，气势汹汹地开吃；中途回来的另外两个室友也加入阵营，呼哧呼哧吃得风生水起。等到蔚兮接完电话从厕所回来后，锅里连汤都不剩了。

曾可爱抹着热泪，拿着碗边敲边嚶嚶伤心道：“人家只吃了一个……”

安妮剔着牙打击她：“我吃了三个。”

老大抱着肚子骄傲地宣布：“我吃了十二个。”

气氛安静片刻，蔚兮面无表情地说：“我连汤都没喝到。”

于是夜里八点多，她在三个室友满含愧疚的挥别礼中，披上大衣出门买吃的。

G大的建筑风格一向以冷艳高贵出名，说难听点，就是阴森。因为占地辽阔，方圆几里内少有人烟，所以校内还有专门的公交车。

从前陆司南就笑话她，如果胆小，就不要报考G大了。可她终究还是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这里，却似乎没了任何意义。

刷卡的时候，超市阿姨送了她一罐自家腌制的萝卜，还叮嘱她年轻人要注意饮食规律。蔚兮感动得连连点头，作为报答，她特意多买了两包卫生巾。

夜里很静，超市里开了暖气，空调运作的频率不疾不徐。她走到自动饮水机前泡好泡面，端到角落的某个座位坐下。

悬挂在墙上的电视里正在播报新闻，是关于FG实业太子爷回国的消息，女主播优雅动人的脸被宽屏电视拉得有些喜感。

蔚兮咽下最后一口汤，接起桌上响个不停的手机。

听清对方的话后，她再次抬头看向电视，忍不住感叹真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在她为了阵亡的晚饭而长途跋涉出来觅食的时候，居然接到了应聘公司的电话。

“如果没其他问题的话，蔚小姐周一就可以过来实习了，具体的合约我们到时候再签订。”

“另外，蔚小姐还是在读的大三生，原本是不符合我们FG的招聘要求的，但是鉴于您成绩优异，这次是破格录取，也希望蔚小姐可以尽心尽力，珍惜这次机会。”

这意思，大概是说你被馅饼砸中了，好好捧着，别掉地上了。

当然，蔚兮也是这么觉得的，毕竟最近因为实习的事情，她和家里几近断绝关系，闹得现在弹尽粮绝，连吃饭都缩成一顿，现在找到工作，总算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了。

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她正盘腿坐在沙发上给某人念报纸，偶然抬眼看到男子温润清隽的脸上那徐徐缓缓的一抹笑意时，突然茅塞顿开：此时此

刻的这份殊荣哪里是馅饼，分明是活生生的陷阱！

作为赎罪，舍友们终于良心大发，准备回赠蔚兮一顿饭。她们各自掏了份子钱订了本市最豪华的云海楼的位子，庆祝她找到工作。

蔚兮上午睡过头，这个时候正在校门口等车。舒小梅的电话打来时，她正要上车，结果因为一言不合再次僵持起来，司机探出身，不耐烦地问她：“姑娘，还上不上去了？”

蔚兮赶紧踏上去，车上没位置，她一手抓着拉环，一边侧过身给人让路。

舒小梅还在训话，这么多年来，蔚兮在她眼里永远是满身缺点的，远不如那个年幼的弟弟来得乖顺。

“我说过多少遍，你舅舅已经给你安排好一切，你只要等着毕业就可以过去工作了！你是从来不会听我的话，还是只听陆司南的话？！”

蔚兮打断她：“我想留在G市。”

“没关系没人脉，你留在那里能做什么？！想饿死也不用这么麻烦！”舒小梅的声量在不断拔高，像是终于在这些天的拉锯战里动了怒。

拥挤的车内，空气也是混杂的，蔚兮却仿佛可以清晰地闻到萧条暗苦的气息。

她抿了抿唇，没有回答。忽然，那边传来江茂茂的声音：“妈妈，姐姐说什么了？”

“去写作业。”舒小梅似是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语气微微缓和了些。

“可是我想姐姐了。”

“乖，去写作业，妈妈在忙。”

“唔，那姐姐今年会回来过年吗？”小男孩还在不依不饶地询问，舒小梅失了耐心：“如果她不回来，我们就过日子了是不是？！”

江茂茂终于没再说话，也不知道是不是躲回房间去了。

“妈妈，”蔚兮这时才轻声开口，眉眼秀丽的女生一旦敛起唇边的最后一点弧度，便透出几分冷漠，“我周一去上班。”

这声随意的告知，就此宣告这个话题已经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隔着电话，彼此间的沉默随即蔓延开来，许久，舒小梅道：“有空回来吃饭。”

“好。”闻言，蔚兮也熟门熟路地轻声应着，尽量笑了一下，“您注意身体。”

一场剑拔弩张的对话，就这样结束在中规中矩的客套里。

车里放着一段拉丁曲，司机的品位似乎挺前卫，开车的时候也跟着哼了起来，好像在他看来，现在的生活已经足够美好。

十来分钟后，公交车在路口停下，到云海楼还要再徒步走上一段路。蔚兮研究了好一会儿，才不是很确定地选了一个方向，结果证明……她走错了路。

和繁华的闹市区一街之隔，就是有名的邈邈街，这里是所有穷困潦倒和颓废龌龊的聚集地。

当初蔚兮单枪匹马来到G市的时候，陆司南就特意用红色的笔在地图上将这里醒目地标示出来，再三叮嘱她千万别到这边玩。

那时她还得意地炫耀：“我和我爸爸已经能打成平手了！”

她的父亲蔚正国是人民警察，年轻的时候在嵩山少林寺待过，蔚兮小时候每次和同学说起就被羡慕得不得了。

后来被人堵了一句：“既然你爸爸是在少林寺当和尚的，怎么会生出你？”

她就真的跑去质问父亲。

蔚正国先是一愣，随后弯腰将她举高，让她坐在肩膀上，笑的时候眼角的细纹都是温柔的。他说：“因为爸爸被你妈妈迷住了，就还俗了啊。”

不过陆司南还是不放心的，她只好每次出门都乖乖地和他交代行踪。

可今天她居然误打误撞地进了这条街，也幸好是白天，这里虽然到处坐了不少目光灼灼、衣衫褴褛的人，不算善意的眼神让她直发怵，但现在距离街口也只有几步远，返身离开还是很快的。

蔚兮低着头，快速转身，谁知却被几个人高马大的男人挡住了路。

“黑老在哪里？”为首的一个面容冷峻的男人突然开口问，原本或坐或躺的那些人的目光猛地凶狠起来。

蔚兮这才反应过来这几个男人只是来找人的，立刻松了口气，猫着腰赶紧快步离开。

身后破败凋零的长街，忽地传来物体坠地的声响。沉重的箱子被打



开，里面是满满的现金，地上坐着的人们眼神一下子变得炙热异常。

蔚兮终于抵达包厢时，曾可爱已经饿得趴在桌上只剩出的气了，安妮拿着手机补妆，老大捧着一本杂志翻着。

见她进来，三人都动作一致地白了她一眼，曾可爱更是立刻满血复活，欢呼着下楼叫侍者上菜。

“怎么迟到了这么久？”老大拍拍她的肩膀，脑补了一下又说，“路上被劫财了？”

“迷路了，”蔚兮喝了口水，温吞吞地问，“为什么不是劫色？”

对面的安妮风情万种地拨弄了一下长发，上下打量了她一番：“你这种没长开的小豆芽，正常人都不会有兴趣的。”

蔚兮差点被凉白开给塞了牙缝。

两个小时后，四人吃得死撑。学生党的梦想清单里，永远有一条是狠狠吃一顿大鱼大肉，所以大家几乎都是专拣荤的吃，硬生生把几道大菜的盘底都舔干净了。

下楼结完账，安妮要上厕所，三人便坐在大堂的沙发上等着。过了会儿，突然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就见一行人匆匆下楼，飞快跑向门口。

老大眺望了一阵，回身推推蔚兮：“嘿，按照正常剧情，现在应该是在迎接一位大人物。”

果然，透过落地窗，午后的日光璀璨地铺了一地。门外停了不少黑色宾利，排列成队，居中的是一辆加长林肯。此时林肯车门打开，门童机灵，几个快步上前，动作熟练地放下连阶。

身形颀长、气质清贵的年轻男子，左手撑着精致的手杖，右手抄在口袋里，步调慵懒地走了下来。

“裴少好！”站在两侧的云海楼的经理和领班等人，齐刷刷地弯腰致敬。

男子俊挺的鼻梁上戴着墨镜，只露出弧度完美的白皙下巴和略显苍白的薄唇，目不斜视地走过时，黑色的大衣在骤起一阵风中，肃肃冽冽。

他的身前身后总共围了五个人高马大的保镖，被簇拥其中的他反而有种君临天下的睥睨感。

“真是人间绝色啊……”曾可爱趴在玻璃上口水直流，老大凑过去拎她的后衣领，提了几下没提动。

蔚兮说：“大概是体重又重了。”

曾可爱立刻敏感地回头瞪她们：“不许诋毁我的身材！”

说话间，威风凛凛的队伍已经走进大堂，曾可爱仰着脖子一路看过去，突然“咦”了一声，拉过蔚兮小声地问：“那个走在中间的人间绝色……该不会是个盲人吧？”

曾可爱的嗓门向来不小，即使她很自觉地压低了，这时候听起来也还是振聋发聩。

蔚兮暗叫不好，一把捂住她的嘴，眼角余光瞥见那个人间绝色只是微顿了一下脚步，仍旧从容不迫地缓缓上了楼，才算松口气，慢慢把手放了下来。

曾可爱不明所以，还在好奇地追问：“难道就我觉得上帝是公平的吗？给了你美貌，就要剥夺你的……”

老大恨铁不成钢地狠狠敲了她一记：“祖宗，你赶紧闭嘴！”

那些人已经彻底走远，蔚兮转过身睨了她一眼：“那是FG实业的太子爷！上帝是公平的，给了你大嘴巴，就会剥夺你的长舌头。”

曾可爱愣怔三秒钟，嚤嚤嚤掩面奔走。

回去的车上，老大问蔚兮：“你怎么知道那是太子爷？不是从来没在媒体前曝光过吗？”

“刚才在洗手间听到今天他会来。”蔚兮直视前方三米处，那里有个猥琐的男人从十分钟前就在对她挤眉弄眼，“那个大叔是不是想和我换位置？”

老大顺着她的视线望去，意味深长地摸着下巴：“其实啊，蔚兮同志，你从来不知道自己长得让人蠢蠢欲动吗？”

蔚兮：“……”

周一去FG报到，居然被告知录取她的不是原先应聘的财务部，而是六十层的秘书部。

蔚兮是金融系的学生，和数据打打交道还行，秘书是全能人士，绝对

超出她的能力范围了。

正僵持间，门外进来一个人，温温和和的一张笑脸，人事部的人都神情恭谨地跟他打招呼：“严经理。”

“蔚小姐，请跟我来。”严经理一边带着她去乘电梯，一边解释，“今年财务部的招新名额已经满了，秘书部这边还缺一个私人秘书，所以就将蔚小姐安排进来了。”

蔚兮沉默不语，跟着严经理从电梯里出来，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站着。

“裴总近期不会回公司，所以这几天你可以先熟悉一下他的资料。秘书需要的是高效，尤其是裴总的私人秘书，更需要随传随到，同时他的任何习惯和私人事务都要第一时间了解和做出相应的处理。裴总的详细资料都在这里，你先熟读一下。”

交到手上的一沓材料厚得让她险些没拿稳。蔚兮思考了一会儿，终于打断对方的话，语气温软，神情认真：“私人秘书的另一个代名词，是不是叫保姆？”

于是半个小时后，蔚兮被赶出了公司，理由是她态度不够端正。

公司门口就有一个巨大的喷水池，她挪过去对着清澈的池水摸了摸脸，心想自己只不过是喜欢这种琐碎婆妈的工作而已，竟还提升到态度问题这个高度上去了。

口袋里穷得真的是只剩两三个钢镚儿在叮当响了，冬天的风总是彻人皮骨，刮过耳际时好像也在和她哭穷。听了半天西风颂，蔚兮倏然清醒过来，原来她这么快就失业了！

心里权衡许久，她深吸一口气重新迈进大门，这次是抱着就算是当保姆，也要严肃对待的积极态度的。

谁知她却被拦在了大厅里。前台漂亮的接待小姐礼貌地回拒迷途知返的她，说没有预约是不可以上楼的。

蔚兮坐在待客沙发上仔细斟酌之后，拿起手机拨了个号码。

“严叔……”

电话里的男人笑了，语气比起刚才的公事公办温和了许多：“终于知道认亲了？刚才可是一脸刚正不阿呢。”

蔚兮按着额头深切反省：“早知道您在这里任职，我就应该直接投入

您的麾下了。”

“可惜了，我这边只有一个私人秘书的职位，你这丫头都这么不给面子地宣布不当保姆了。”

蔚兮窘了，换上有些可怜兮兮的语气：“严叔，我舅舅已经断了我的经济来源了。”

“我就说怎么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小姐竟然也跑来学人应聘了。”严叔笑了一阵，才说，“先上来拿资料吧，实习的工资总归饿不死你。”

再次返回六十层，蔚兮已经大彻大悟，深知不为五斗米折腰，也要为一碗饭搏一把。严叔是父亲生前的好友，从小就疼爱她，亲自出面替她安排的工作，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结果当天深夜，宿舍已经睡成猪圈，蔚兮正从六岁梦到十二岁时，就被一通陌生电话吵醒，披着外套踩着棉拖，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开始了她的保姆生涯。

已经是凌晨，医院里的白炽灯晃得人眼睛疼。

蔚兮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昏昏欲睡，被对面站着的五个男人的眼风一扫，只好摆出一副神色焦虑、忧心忡忡，又万分虔诚的表情说：“裴总一定会福大命大的。”

话声刚落，福大命大的裴总终于从手术室里被推了出来。

保镖团迎了上去，推车的推车，开道的开道，剩下一个和医生交涉。

那医生长得虎背熊腰，如果不是身上的白大褂提醒着身份，乍一看倒像是混社会的，连嗓门都粗犷难听：“五脏俱全，不过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么多年好汤好药地养着，现在这副样子也差不多了。不过你们能找到我，还算挺有本事。”

和他并肩站着的陈二听完，沉默许久才说：“有什么需要请尽管提，我们也是久仰您黑老的大名。”

“我要是说需要准备后事，你们会杀了我吗？”

陈二笑容和煦：“会。”

“哼，真是什么样的主人养什么样的……唔。”那医生打着哈欠，耸耸肩缩进了电梯。

一直跟在两人身后的蔚兮听得云里雾里，陈二这才将目光转向她：“蔚小姐，严经理已经将你的资料给我们看过，今天起，你将作为少爷的私人秘书，除必要的工作之外，还要全权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像今晚这样的事情希望以后可以不再迟到。”

陈二看上去没什么架子，比起其他四个好像更好接近得多，可蔚兮还是听出这话里的警告意味。想了想，她皱着眉问：“那我能先回去换身衣服吗？”

陈二深深看她一眼：“不需要。”

所以，果然是不需要，因为她的顶头上司，也就是人间绝色，真的曾被可爱说中了，是个失明人士。

在蔚兮理科生的逻辑思维里，一个身体不好、眼睛看不见的企业继承人，成长过程一定相当艰苦，那么相对的，性格一定是阴郁难测的。

可日后的相处中，裴念宸彻底刷新了她的认知下限。

何止是难测，那是相当难测。

此时，那醒来的人正倚在床头，在薄薄的晨光映衬下，五官清隽而俊雅。他微侧着脸听着房间里另一道浅浅的呼吸声，也许是忆起了什么，眉眼渐渐舒展，又缓缓归于一派沉寂。

静静坐着等了好一会儿，也没听到对方有苏醒的预兆，他蹙了蹙眉，修长的手指按在被子上，轻轻掀开，摸索着下了床。

前行十二步，左转，再走七步，抬手推门就是浴室。

前行五步，右手边就是盥洗台。

裴念宸沉默地洗漱过后，才按响墙上的通信器。

沙发上睡成一团的蔚兮总算被唤醒，揉着眼看到自己的顶头上司已经神清气爽地坐等候候时，吓得立刻从沙发上蹦了起来。

“裴……”蔚兮暗咬舌尖，开始思考态度问题。

“陈一，进来。”他的声音格外好听，清冽低醇，宛如春天里和煦的暖风，连叫人的名字都好像是在吟诗作对。

蔚兮刚想说话，门被推开，陈一顶着一张讨债脸出现：“少爷，蔚兮小姐是您以后的私人秘书。”

话里的意思是他们这些保镖兼保姆是打算卸任了。

裴念宸不语，长身隽雅，却只是保持端坐的姿势。许久，他才淡声道：“你们是越来越自觉了。”

他虽然也有这个打算，但却不是现在，所以刚才知道是她，有那么一瞬，他向来细锐敏捷的思维出现了极短暂的空白。

听他语气如常，陈一无声地松了口气，低下头：“少爷现在需要照顾。”

更何况……找她，本来也是早晚的事情，他们只是擅自做主把计划提前了而已。

蔚兮没听懂这一主一仆打的哑谜，倒是听见自己都被点名道姓了，抿抿嘴，赶紧走上前：“裴总您好，我是您的新秘书，叫我蔚兮就好。”

裴念宸闻声抬眼，朝她说话的方向“看”过来，蔚兮抬眼回视，这才瞧清他的全貌。

除了云海楼时的惊鸿一瞥，摘下墨镜的他更是有一双漂亮到过分的眼睛。眼廓细长，眼角处的睫毛微翘，瞳仁是极黑的墨色，眼底幽深如凿不开的古井。

他就这么含情脉脉地“看”着她，在蔚兮险些以为自己的脸上要被凿出孔时，才缓缓垂下眼睑。

“蔚兮，蔚兮。”寂静的空气中，裴念宸轻声重复，仿佛是噙着什么有趣的玩意儿，细细把玩。

他的声线清柔舒缓，灌入耳中宛若亲密的呢喃，蔚兮却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那个……裴总，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嗯，”男子仿佛已经接受了属下的私自安排，开始差遣这位新秘书，“帮我换衣服吧。”

蔚兮僵了一下，表情严肃：“全部？”

裴念宸忽而眉眼轻绽，徐徐笑了：“你随意。”

随……随意？

咳，有这样一个听从民意的上司，蔚兮想，她可真是幸运的姑娘。

然后，幸运的姑娘阵亡在起跑线上。

解开病服上衣的第一颗纽扣时，她的手指稳当正义，没有丝毫猥琐的颤抖。

到了第三颗，蔚兮的指尖突然顿住，她抬头说：“裴总，我想上趟厕所。”

裴念宸这次是真的笑了，大约是很少笑，所以他的脸部线条舒缓如刚融化的初雪，美好如斯，却只是这样含笑不语。

没得到回应，蔚兮无声地嚅动嘴唇，继续备受煎熬的脱衣工作。

等到第五颗纽扣解开，宽大的病服已经大敞，对方白皙的肌理近在眼前，她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道浅浅的疤痕从他的左胸膛延伸而下，堪堪停在她食指触及的地方，一时间，竟觉得刺眼得不行。

蔚兮的心神颤了颤，干脆再次抬起头，满脸严肃地提出申请：“裴总，我真的尿急。”

“那去叫陈四吧。”男子几不可闻地发出一声轻叹。

“啊？”

“去叫陈四进来。”他准确地摸摸她的头发，将她往房门的方向轻推了一下。

蔚兮受宠若惊了，有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感觉。确定她的上司真的是允许她怠工后，这才脚步轻快地跑去拉开房门，朝着一人笑咪咪地喊：

“陈四陈四！你们家少爷要换衣服！”

在对上五双兴味各异的眼睛后，她镇定了一下，偏着头佯装天真：“谁是陈四？”

午饭在病房里吃。蔚兮匆匆扒完自己的那份后，乖乖跪坐在床上给上司喂食。

“今天的菜色很丰富，有红有绿，有白有紫，”她字正腔圆得像是在播音，“你猜，都有什么菜？”

“蔚小姐！”五道忍耐许久的声音终于从房间各个角落里传来。

“请蔚小姐认真一点！”陈一的包公脸已经黑得不像话了，大概是觉得蔚兮这么吊儿郎当的样子太不专业了。

“生病的人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情。”蔚兮转头看着他们，语气诚恳，“聊天可以增加吃饭的乐趣。”

更重要的是，可以缓解她的压力。

撇开心虚不谈，毕竟这是第一次照顾一个大男人，她真怕自己下手狠了，又要丢饭碗了。

以陈一为首的保镖团显然并没有认同她的观点，而是觉得她有消极怠工的嫌疑，看她的眼神都是带着杀气的。他们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让这样一个不靠谱的人来照顾他们的少爷，真的可以吗？

蔚兮缩了缩脑袋，讪讪地转移话题：“你们的名字真好听。”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也不知道谁这么有才给取的。

“猜不出。”出乎意料的是，裴念宸在这时仁慈地配合她聊无聊的话题，缓和了气氛。

不等她说话，他已经微微倾身含住了递至唇边的汤匙。

小时候，蔚兮最喜欢被父母喂饭吃，总觉得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特霸气特威风。

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负责张嘴就好了。

但她也有调皮不听话的时候，东走西跑不乖乖吃饭，于是刚回家连警服都还没来得及脱下的父亲，就端着碗在她后面耐心地追着。

现在看着眼前这个人，表情自若、神色温和地细细嚼着饭，她深深觉得小时候的自己真的太不识相了。

蔚兮没敢再说话，喂食工作便突然效率颇高。等收拾好碗筷，房间里已经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五个名字好听的保镖尽责地回到门外守着。

窗外是大片矮黄平整的草地，煦暖的阳光洒下时，好像可以催生春天提早到来。

有几个半大的孩子正在踢足球，蔚兮看了一眼，自觉地汇报赛况：

“现在控球的选手已经带球越过了两个人，正朝着球门飞奔而去，他身姿矫捷，骁勇善战，他要进球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不是演习，他要进球了，他要……”

她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她被人生生按在了床上。

“如果我不揭穿，你是不是打算一直蒙混下去？”他靠在她的肩上，呼吸温热缱绻。

感到她浑身僵硬，他修长的手指试探性地伸过来，轻抚她苍白冰凉的脸颊。裴念宸极轻地笑了，分明是愉悦又温润的弧度，在蔚兮看来却觉得